

3651

00180

武安文史资料

(第一辑)

编辑 李拴庆

审定 任世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武安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前 言

《武安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在问世了。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最先倡导提出的。他曾说：“戊戌以来，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遵照周总理的倡导，做好这项工作，既可以保存重要的历史资料，又能使广大读者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从历史的发展中汲取教益。这对于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武安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山河壮丽，资源丰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武安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武安曾一度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武安人民也建立了自己的丰功。这些史料对于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教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好教材；同时，也是值得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武安文史资料》，主要记述戊戌变法以来，武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科技、民族、宗教、侨务诸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名胜古迹、土特名产、风俗人情等方面的史料。对于此项工作，过来也做了一些，曾搜集整理了不少史料，有的已撰写成篇，被上级有关部门所采用，但本县未能辑成专集付印。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在各级领导的帮助与支持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同志通力合作，终于编出了第一辑，今后此项工作还将继续开展下去。我们殷切期望县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大力支持，把自己亲历、亲见和亲闻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积极为本资料供稿。文稿不拘观

点，不拘体裁，不拘篇幅长短，唯忠于历史，写实传真而已。

《武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共编稿件二十四篇。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经验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读者指正。

政协武安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周总理视察伯延纪实	李拴庆 李成川 马文广(1)
周总理视察伯延讲话摘要	李拴庆辑(12)
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在武安	武安县政协 党史办(20)
革命故事(八则)	
刘司令临危护群众	黄魁安(26)
邓政委是俺贴心人	乔恒祥(26)
刘司令赔碗	张森林(27)
董老关心冶陶人民吃水	张森林(27)
薄副政委救了俺的命	张森林(28)
杨大姐介绍俺入党	张丑的(29)
真比亲人还要亲	张森林(30)
一面锦旗	讲述人 刘兴堂 整理人 张森林 于天如(31)
斯特朗在太行山上	李棣华(32)
柯鲁克在什里店	郝玺修(38)
陈赓同志在武安	孔祥琪(48)
梁沟兵工厂始末	郝玺修 孔祥琪(50)
争取范子侠	孔祥琪(61)
纺织英雄郭恒的	郝林廷 李成川(64)
我当地下女交通	郝玺修(69)
邢秋山烈士殉难记	邢富山 张森林(73)
一块石碑	任书元(75)
爱国老人田烈茂	孔祥琪 乔培勤(77)
解放武安城	王阳山 孔祥琪 温玉何(82)
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小上海”——阳邑	郭素芹(88)

民间抗日歌谣（四首）·····	郭素芹辑(91)
武安快板——三个政府·····	李成林述 李成川记(98)
磁山文化遗址·····	韩林太 李拴庆(105)
武安舍利塔·····	李拴庆辑(108)
武安历史沿革辨疑·····	李拴庆(110)
艺苑奇葩——武安平调落子·····	刘玉平辑(120)
土匪头子——杨四的·····	苗魁林 高林太 任振旗 李成川(128)
武安皇兵道暴乱 始末·····	苗魁林 高林太 李成川(141)

周总理视察伯延纪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早饭后，周恩来总理偕同邓颖超大姐乘专车由邯达武，下榻于部队的一个营房，开始了对伯延的四天视察。总理每天早饭后乘车到伯延，晚饭前返回驻地，中午在伯延就餐。邓大姐因胃有病，中午不在外就餐，下午才到伯延去。陪同邓大姐的还有全国妇联的几个人。

总理来视察之前就已派办公室主任许明（女）、外事秘书马列等人到伯延调查研究。陪同总理视察伯延的有邯郸市委书记庞均、武安矿区区委书记王德恒，有时区长郭士辛也在场（当时取销专署和县的编制）。庞均的秘书王振生（武安贺进人）和市委办公室的李志安（武安南庄人）都曾在座谈中作有记录。

五月三日上午十时许，四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伯延村北的农机站门前。周总理从车上下来，向大公社办公处走去。他身着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精神很好。

四天中，总理先后召开了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七次座谈会，现在有记录可查的是四次，摘录如下：

五月三日召开十一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

总理插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食堂。总理说：“你们回去很好讨论讨论，食堂办不办，还是办农忙食堂？食堂分开便利；就要分开。”二是供给制问题。总理说：“供给制要不要，还是要百分之十五，还是只照顾五保户？”三是包工包产问题。总理说：“包工包产、评工记分、四固定（指生产小队土地、劳力、农具和畜力固定），都要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问题，怎样办好。”总理还说：“座谈会占了你们的时间，要给工资，由市委书记先付给，国务院拨给。”

五月四日召开了十二名社员代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谈到食堂问题时，总理对十二名社员一名一名征求意见。结果只有两人说愿意在食堂，十人说食堂不好，要求回家做饭。总理说：“食堂是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就可以不办。”谈到自留地问题，社员张淑琴说：“自留地可不要再收了，秋后打了粮食也不要再给顶指标了。”总理说：“我保证，社委、区委、市委的书记都在场，都要保证。一、自留地保证不收回；二、自留地收入保证不顶指标。”谈到供给制问题时，社员们说，供给制有平均主义，“不干三顿饭”。总理说：“你们议论一下，不要供给制行不行？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行不行？”

五月五日召开了十三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棉花生产、口粮和公社体制问题。谈棉花生产时，先锋大队干部汇报，今年棉花亩产五十点三斤（皮棉），比去年亩产四十八斤高了点。总理说：“保证棉花生产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棉花奖励粮保证发，二是售棉布票保证给，三是化肥保证供应。超产奖励要四六或三七开，多的部分给社员。”谈到口粮问题，先锋大队汇报说，每人七两。总理说：“加上棉花奖励粮、超产粮，就不是七两了，可能是八、九两，要好好算一下，讲给社员。”谈到公社体制时，总理说：“社有制非推翻不可。过去没有调查，下边说好，中央点了头，搞试点。现在一调查试点，不行。”公社（当时叫曙光社，十七个村子）书记韩玉林说：“那是毛主席提出小脚妇女走不动时办的。”总理说：“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得那么大。‘解放牌’脚穿上个大皮鞋，里面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五月六日下午，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二十五人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上总理不拿稿子

讲了两个多小时（详细内容见“讲话摘要”）。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是食堂。五月四日开始座谈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总理看到这种情形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给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总理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总理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总理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的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总理细心地倾听。张二廷对总理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听了这话，总理好象受到很大刺激，仰起头，有一阵子什么话也不讲，会场上也格外寂静，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一阵，总理问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二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都在地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总理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谁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总理又说：“我周恩来走南

闻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二廷，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五月五日）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院内有人喊：“二廷，在家没有？”说着就走进屋，拍着二廷的腿说：“二廷疲劳了，二廷疲劳了。”二廷一看是总理，赶紧爬起来：“不疲劳，不疲劳，总理快请坐。”总理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问：“二廷，几个孩子？”“四个。”“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说着说着，不由地掉下泪来。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了些。总理说：“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唱。”二廷说：“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唱吧。”总理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这些人（指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得去推磨（劳改）。 ”

“那不行。”“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这时总理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总理到伯廷后让找一个没入食堂的贫下中农谈谈。当时伯廷有一个老单身汉叫王春和，当了半辈子长工，一直就没有入食堂。总理问王春和：

“你多大岁数了？”

“六十五了。”

“属什么的？”

“属鸡的。”

“噢，比我大一岁。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

“你为什么不想入食堂？”

“食堂吃的不对口，自己做方便。”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了食堂，开会多，接见人多，很不方便，没有几天我也退了食堂。”

“你不入食堂可以呀，你是大官，谁也不敢怎样你。我不行呀，不入食堂，人家辩论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不能这样说，入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入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我不入食堂，我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

几句话说得王老汉笑了起来。总理问：“有什么困难吗？”老汉说：“没什么困难，就是锄头坏了没人修，准说够有一百遍，也没人给修。”总理说：“公社修配厂应该注重农具修理。”五月六日上午，总理到家里去看王春和，王老汉还拿出锄头让总理看：“这不，你一说，人家就给修好了。”

一天中午，许明领着总理来到徐翠叶（今年57岁）家中，徐翠叶的婆母吕景的刚从自留地栽红薯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热着点榆叶汤，准备喝。徐翠叶参加过社员座谈会，认得总理，赶紧让总理进屋，总理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走进屋去，问吕景的：“是两头冒烟好（指食堂做饭和家里再做饭）还是一头冒烟好？”吕大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总理问：“锅里煮的什么？”吕大娘说：“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总理知道这就是她们要吃的东西，就又走到灶旁，第二次揭起锅盖细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

也是中午时分，女社员郭仙娥（今年61岁）在公社门前碰到了许明。许明在伯延占了已二十多天，与许多女社员很熟悉，就

和仙娥打招呼。总理问许明：“你认识她？”“认识。”总理对仙娥说：“那到你家看看可以吗？”仙娥赶紧说：“可以，可以。”总理来到仙娥家，见到仙娥的大女儿、二女儿正坐在桌子旁吃代食品窝头，仙娥的丈夫王连生身体有病，在炕上躺着。大女儿见母亲领着总理进来，推着父亲说：“爹，你看谁来了，快起来。”王连生爬起来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又看着总理说：

“好面熟，不知在哪儿见过。”他哪里会想到是总理呢。女儿赶紧说：“这是周总理。”王连生一听，急忙要下炕，他弯腰拿起一只鞋穿着，谁知总理拿起另一只鞋，要给他穿。连生着了急：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顺手夺过了鞋。总理安慰他要好好养病，连生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过后王连生说：“旧社会我都穿不上双新鞋，谁看的起咱。现在，总理那样大的官，还要给咱拿鞋哩。”

总理在伯延总共吃了四顿饭，第一天和第四天都在公社食堂吃，公社原来给准备了猪肉，总理问：“这是你们单给我准备的，还是平时你们就吃这些？”有人含糊地说：“平时也是这样。”总理听后笑道：“那你们比我在北京的生活还好嘛。”总理说：“苏联逼债，不吃鸡蛋，不吃肉。肉给病号吃吧。”五月四日上午总理一到伯延，秘书马列就对李志安等人说：“总理要去社员食堂吃饭。”李志安与公社、大队一些人赶紧去准备。让社员们提前打走饭，食堂里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鲜红薯。总理吃后，没有说什么走了。社队干部以为，总理不会再去社员食堂吃饭了。谁知五月五日快晌午时马列突然又说：“总理还要到社员食堂吃饭，并提出不去昨天那个食堂。”总理到食堂后，社员们早已打饭回去，一个吃饭的人也没有。跟随的干部说：“没有饭了，总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总理用手提开锅盖，见锅里还剩些玉米面糊糊，问：“这不是还有吗？”回答说：“那是炊事员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起吃。”并和事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

一一握手。三贵拿碗要盛饭，有人拿过去碗，掏出手绢准备擦一下，总理说：“这没关系，不用擦。”接过碗递给了三贵。总理喝了半碗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窝头看了看，过后派人送来一两粮票，五分钱。事后李志安说：“总理的眼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五月四日上午，总理到伯延下车后，信步走向当地称为“小章坪”的棉花地里。地是拖拉机耕的，深浅不匀，有的还长着棉花柴。随行人员还顺便拔了几棵拿回村。回村后总理走进拖拉机站，见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机手们正在修车。手上沾了不少油垢。总理笑着说：“我今天来，你们怎么不欢迎啊？”工人们说：“欢迎，欢迎。”总理与机手们一一握了手，坐在了门槛上。有人拿来一个小板凳，让总理坐，总理对女机手马对的说：

“小姑娘，你辛苦了，你坐。”总理称赞了他们用蓖麻油代机油、用木轮代胶轮的艰苦奋斗精神，问站长罗春生，为什么耕过的地还长着棉花柴。站长说：“机器少，油也赖，总好坏，任务大，没有耕好。”总理说：“地耕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你们吃四十八斤指标，人家农民吃二十一斤，地耕不好，怎么对得起农民？你们家也是农民嘛。群众反映，不给你们馒头，你们就耕不好地，这不对。”总理还问马对的：“你搞百亩棉田试验，有二亩亩产二、三百斤，那九十八亩没人管。整个产量算起来，是增产还是减产？”总理和农机站的工人们合了影，并嘱咐说：“要好好学习，要耕好地。”

总理来到了修配厂，看到一个老头儿又黑又瘦，正抡锤打铁，总理问：“你姓什么？”“我姓申。”“多大岁数了？”“属鸡的，64岁了。”“64岁还打铁，真不简单。”总理还询问了修配厂的情况，说：“既要注重造，又要注重修，农具坏了不给修，群众不方便。”

总理停车的附近有一片杏树园，有二亩多地，栽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马良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总理走进地里问：

“一棵红薯能产多少？”

“产半斤。”

“多产能不能？”

“能，多上粪，能产多些。”

“一亩能栽多少棵？”

“栽二千多棵。”

“地里栽着杏树，红薯受影响吗？”

“少影响点。”

总理问红薯怎么栽法，并蹲下来，要给栽红薯。老马的妻子李善琴（今年68岁）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李善琴给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再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并说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红薯很少。总理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总理临走又嘱咐说：“你要保护好这些杏树。”老马连声答应。可惜现在这片杏树园早已被一座座的房屋占领了。

总理在视察棉田时，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地里拾棉花柴。总理问：“你几岁了？”“十岁了。”“为什么不上学？”小女孩哭了。总理对庞均说：“你们了解一下。”这个女孩家住北文章村，死了父亲，生活困难退了学。庞均到村上了解情况后，照顾了小女孩家百十元钱，并对村干部说：“要让小孩上学。”总理还让马列找来一套小学课本，说：“带回去，晚上看。”并且还带回北京一套《武安县志》，半年后又归还回县。

邓颖超大姐在路边也见到一个小女孩，问：“你妈做的饭好吃，还是食堂做的饭好吃？”小女孩说：“我妈做的饭好吃。”邓大姐说：“小孩子说真话。”

总理曾指示，关于解散食堂问题，选一个小队做试点。当时的市农工部副部长冯绍兴，县农工部干事宋发孝到先锋街第四小队食堂蹲点。这个小队食堂搞得较好，有63户，当时他们分析，愿意回家做着吃的有80%，20%可能不回。这20%有干部、单身汉和新婚夫妇。一宣布可以领回粮食回家自己做，当场就有58户要领粮，只有5户说愿意在食堂（没几天，这几户也不愿意在食堂了）。当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总理时，总理说：“不要有框子嘛”（因为在此之前曾给总理说过可能有20%的人留下）。

在座谈中群众反映，土改时分得财主的房子，五八年成立大公社有的给占了，做了粮库。当时房家古道（胡同）粮库就占着二十多间。群众还反映，有些桌椅等用具也被大公社拿走了。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公社韩玉林等人说：“要坚决退赔。”韩说：“退了，公社没用的。”总理严肃地说：“长征时，我就在膝盖上办公，没有桌椅，还不照样？”后来，这些房子都退给群众，桌椅等也都做了适当赔偿。

座谈中提出，牲畜没有草吃。总理说：“县火车站不是有大草垛吗？”有人说：“那是部队的军草。”总理走后不久，总后勤部来一副部长，将这些草都支援了我县群众度荒。

五月六日下午座谈会后，总理要走。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不仅是本村、本县人，还有从峰峰来的工人。有人担心总理的安全，说：“是否让群众走开？”总理说：“群众来看我，哪有撵的道理？我就不信群众不给我让开路。”

前几次都是在公社最里面的北屋座谈，最后一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供销社门前是个叫元宝坑的地方，是伯延村的中心。总理从院里出来，本该朝北走，到村外上车，但他却向南走去，并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当走到东边时，一个老汉向前挤来，到总理面前，扑退跪在地上就磕了个头，嘴里还喊了声“周大人……”总理向前扶了老汉一把，李志安等人

将老汉搀起，过后总理指示：“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要是有特殊情况，我明天还去伯延。”老汉名叫马三运，单身汉，当时吃不饱，有点浮肿。有人鼓动他找总理反映，他就给总理磕了个头。可当天李志安等人找他询问为啥磕头时，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总理就是宰相。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个礼节，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是想讲点礼节。”总理听了这汇报后只是笑了笑说：“既是这样，那就算了，明天去涉县。”

五月七日凌晨三时，总理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下面是那一次的电话记录。周总理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五天了（总理从三日至六日在伯延四天，因打电话已是七日凌晨三时，故称五天）。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以下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功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指涉县堰头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

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当日十时，总理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十二时出发往涉县，下午六时参观了堰头一个食堂，七时五十分由涉县始返邯郸。十三日总理又派许明到伯延了解散食堂的情况。

〔资料来源：一、有关档案；二、王振生、李志安、宋发孝、张二廷、徐翠叶、马良福、郭仙娥、刘中山、王三贵、马对的等口述〕

整理人 李拴庆 李成川 马文广

周总理视察伯延讲话摘要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至六日，周总理到我县伯延视察四天。四天中，先后召开了基层干部、社员代表、拖拉机站和农机修造厂工人座谈会七次，还视察了社员食堂、牲畜饲养棚、麦田、棉田，参观了公社农机修配厂和中心商店，并多次登门访问了社员群众。总理六日下午集中讲了若干问题。现根据记录整理出讲话摘要一份，虽不是总理讲话的全部，但要点已尽纳其中了一一

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

前两天给干部座谈，又给社员座谈，那是背靠背。今天，因为大家敢说话了，干部和社员一块座谈，这是面对面。中央、省、市、县、公社、大队、小队七级，一层管一层，但是翻过来总是群众管我们。你们批评我说：“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这批评很对。大家也提了食堂、拖拉机站等方面问题，都很对。过去不下来，你们挂几张像（指会场的伟人像），不能说话。我们不下来，思想不够明确。我们离这儿那么远，听不到你们的话，骂我们也听不到。徐翠叶（女社员）提出，让我半年来一次就好了。我不能来，派工作组来。全国现在两万多个公社，将来要划成六万多个，这样大的地面，我一辈子也走不遍。今后要在每省找几个社。这次我到这里找了两个大队，几个小队，还到拖拉机站、修配厂、食堂和社员家看了看。一年两次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星期也可以。看一个社就行。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中央、省、专、县、要到公社、大队、小队调查访问。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都一户一户地访问社员。我就到张二廷家两趟。还到王春和家，他比我大一